



深圳
网络文学拉力赛精品文库

女子女子 你转过来

秦锦屏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女子女子你转过来

秦锦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子女子你转过来 / 秦锦屏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

(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精品文库)

ISBN 978-7-5360-7372-2

I. ①女… II. ①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130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余红梅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书 名 女子女子你转过来

NVZI NVZI NI ZHUAN GUOL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375 1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网络文学的深圳探索

罗烈杰

在深圳这座拥有 1400 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有超过 100 万人通过电脑进行交流互动，持续或者间断性写作。深圳被认为是中国最互联网的城市，这为深圳网络文学创作的活跃、崛起和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条件。深圳民间蕴藏着极大的创作人才和文学热情，网络作家创作已由当年散乱的心灵絮语变成了一个渐趋完整的文学世界，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作者数以千计，初步形成了网络文学名家名作与网络写手相互呼应、映衬的网络文学创作格局。

这座城市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的人口结构、白领阶层的庞大规模，新鲜的人物、事物和生活经验，对网络手段使用的方便和快捷，以及心理宣泄和个体寻求慰藉、扩大社交的欲求，都提供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富矿，深圳城市的特区效应和阅读期待，也吸引了全国网民对深圳投来好奇的目光。

深圳网络作家特点鲜明：其一是他们主要活跃在互联网上，然后因为其鲜活的文风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并成为网络名人，再从网络走向纸媒，通过出版商或出版社出版他们的文学作品；其二是他们学历相对比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思想和情感，文字活泼、风趣、辛辣、时尚，写作面也比较广泛。

深圳网络作家都有比较稳定而繁忙的职业，工作压力大，网络写作的目的更多地是进行宣泄和社交，即使有远大的文学抱负，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心思做更多的文学积累和提升，做更聪明的策划和设计包装。深圳网络文学的现实，是与这座城市的特点性格、与

这个城市中网络写作人群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密切相关的。

基于这种状况，如何将网络作家集聚起来，加以引导推动；如何将众多的网络作品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和展示，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和努力解决的现实问题。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也就应运而生。

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平台，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年。十年来，在关注和扶持网络文学宏观发展的同时，我们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网络文学创作人才，建设一支网络作家队伍，将闪现在网络文学天空中的新星纳入我们聚焦的视野。十年来，一批网络作家已跻身于中国网络文学阵容的前列。由于他们带给中国文坛很多新鲜的文学经验和阅读体会，被誉为“标志着深圳文学整体的崛起”。（陈建功语）

十年来，网络文学在深圳迅速成长，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文学新军。其在深圳城市发展中的科学定位、方向引导、政策支持和运行模式，日趋成熟。正如中国网络文学联系会议负责人、著名网络文学评论家马季先生的分析，深圳的网络文学有三个“最”：深圳是网络原创文学最活跃的地区；网络文学政策性扶持最给力的地区；网络文学发展最均衡的地区。

我们编选的这套网络文学精品丛书，集中展示了深圳原创网络文学的最新成果。入选丛书的是第一至四届网络文学拉力赛前三名的作品，具有较高思想文化内涵，内容积极向上，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具有比较鲜明的网络文学特点。这些作品兼有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特点，这种鲜明的“融合”代表了网络文学的进取方向。同时，该丛书也是对深圳文学历程的记录性工程，对于深圳文学具有典藏性意义。

可以说，这套深圳网络文学精品丛书，是文学书写的网络表达，是网络时代的文学奉献。

是为序。

2014年12月于深圳

目录 contents

第一篇	给你的信 (1)	1
第二篇	祭歌	5
第三篇	给你的信 (2)	11
第四篇	九回肠	13
第五篇	树上的鸟儿怎么办	41
第六篇	女儿河	54
第七篇	给你的信 (3)	73
第八篇	山海重	78
第九篇	给你的信 (4)	93
第十篇	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	96
第十一篇	给你的信 (5)	106
第十二篇	给你的信 (6)	111
第十三篇	月牙儿弯弯挂东山	113
第十四篇	给你的信 (7)	119
第十五篇	横三年竖三年	122

第十六篇	给你的信 (8)	131
第十七篇	你姑	133
第十八篇	客	144
第十九篇	给你的信 (9)	155
第二十篇	上树的女儿	157
第二十一篇	我不愿意	166
第二十二篇	请你尊重我 (上)	172
第二十三篇	请你尊重我 (下)	203
第二十四篇	女魁 (上)	215
第二十五篇	女魁 (下)	227
第二十六篇	尊重身体	243
第二十七篇	烈女记	245
第二十八篇	给你的信 (10)	248
第二十九篇	女子女子, 你转过来	249
后记		257

第一篇 给你的信（1）

婆（奶奶。陕西方言，下同），你老人家若在生，有百岁了。你曾说：等鹅（我）百岁时，娃，你把我引上，咱婆婆孙子再到咱西安城里“扬达（显摆）扬达”！

自你嫁入秦家，前三十多年尽在老屋周围，方圆百里的土地上画圈圈，维持生计。那时，头罩蓝花粗布帕子的你，常站在金黄麦田的地头，抹一把热汗，捶着酸胀的后腰说：盼得光景好了，鹅娃能引上鹅到西安城里去逛一逛！

你首次逛西安，由我爸作陪。那天，你将头上蓝粗布帕子换成一方崭新的、淡青色的确良手绢儿，兴冲冲出了门。回转时，你拄着龙头拐杖说说笑笑进了村，空成一条细线的大耳垂上晃着对夺目的金耳环，常年盘缩在你“乌龟壳”发髻下的长发，剪成齐耳直发！

你说：而今世事变了，人家城里的老嬢嬢（nia，娘）都这打扮！

呷，那个曾双手护头，说“人不死，发不断”的倔老太太咋一下就给转变了？

手脚利索的你，对北院门买回的龙头拐杖爱不释手，每每言至关键时，将它往地上一“笃笃”，头一偏，看那龙嘴里的珠子咕骨碌碌，再得意地扬起头，笑出满嘴七零八落的残牙！

你变了，洋气了，活泛了，与人谈话有“谈资”了！再不提家里的醋，镇上的盐，常提说：钟楼、鼓楼、字牌牌（碑林）、王宝钏寒窑、老母殿（女娲补天）……此外，还绘声绘色讲西安的八宝甜饭、葫芦头、羊肉泡……令人口舌生津。

兴庆公园内拴着一头供游客照相的骆驼，你兴奋地指着：快看，倭（陕西方言，那）个马是个双罗锅儿！

众游客纷纷回头看你，我爸碰碰你的胳膊：嫌，倭是个骆驼！

你舌头一吐慌忙捂嘴，将头上的帕子拉下来，包住脸。我爸动员你和骆驼合影，你扭捏半天……照片上，骆驼微闭双眼，骑在它背上的你，帕子遮脸，只留一双大眼。我们笑你照相不露脸，你害羞起来，一双老手先捂照片后捂脸：鹅滴（陕西方言，我的）个神，咱算是把人丢在西安城了！

第二次逛西安，我作陪。城南城北可劲儿逛，一直逛到了兵马俑，望着坑道内的群像你突然开言：牛气！这才是咱西安人的阵仗！

我问：西安好不好！

好嘞（me，同“嘛”）！

那你还说跟我去深圳呀？

你眼一瞪、拐棍一墩：到深圳是看稀件呢，西安是咱自个屋，等死了，鹅这把老骨蚀还要埋在这搭嘞！

领你住酒店，你拒绝用浴缸，说：滑溜溜的，把鹅老婆子绊死了，鹅就逛不成西安，吃不成香香咧！我好说歹说把你哄了进去，沐浴露冲出满池洁白泡沫，你披头散发坐在中央，孩子一样不断撩起水花：哎呀！现在的人咋这能成呢，也不见烧水，冷的热的都从管子里往外淌……冬天不觉冷，夏天不觉烧人，过的都是神仙日子！

我说，婆哎，你老好好活着哈，再过几年咱西安就更美，更撩（超美）！你老就赛过神仙咧！

你认真地说：噢对，鹅这一辈辈的好光景这才开了头！鹅长命百岁呀，到时节，让你娃再把鹅引上转，鹅就冷怵（拼命）花你娃

的钱呀！嘿嘿！

我逗你：呸，莫想了，你看这白花花的云，你老已经驾云了！

你瘪嘴哭出声，七手八脚往浴缸外爬：鹅说鹅不洗，你要让鹅洗！这下子，再不能吃香香、听咣咣（戏）了！

你灰白的头发四散滴水，瘫坐在地上，哭得像一只绝望的水鬼！

我始后悔玩笑开大了，忙将满池白浴泡放掉，换上清水。你这才眨眼拢回了神，伸出泡得白而皱的老手，凌空指点：你，哈怂（坏蛋）！

回想你跌坐哭泣的样子，全无当初指挥我爸给你备棺木、做寿衣的从容。我知道，你舍不得死，是因为西安给你太多的幸福感了！

我曾问：你说西安城里住老陕，咋那么多外地人？

你说：咱西安人良善，不论你干啥来，来了就给一口，有饭大家吃，有福大家享！

你说，过阵子还想到城里再看看“他”，怪想的！

吓我一跳，问到底才知是个“塔”——大雁塔、小雁塔！

你曾说，咱西安，撩得人看不够！

对，现在各地的人都来西安，旅游观光、引资招商、驻扎建设……可惜你看不到，咱西安如今更迷人了！到底咋迷人，咋个好，谁来谁知道，我就不当王婆了。

你说：要乘着目前手脚能动，抓紧时间好好逛逛。一个女人能活到拖着拐棍儿四处逛，烧了高香了！人人都说女人的命苦，“命”是啥？本是爹娘给的，也是你自个儿活出来的。

你还说，人这一世啊，“生”为最大——娘奔死来儿奔生！生，是一家子的人事。“死”为小——人家哭人家的，你自己悄儿没声不知道，死，是你自个儿的鬼事。

遥想那时节，黄河远上，夕阳西下，你牵着我嫩藕一样的小手，盘在老榆树下娓娓诉说。在绵绵的渭水之畔，温暖的土窑炕上你抓着我柔韧有力的胳膊语重心长地叮嘱。后来你牵不住也抓不稳了，

就在我回祖屋探你的间隙，在苍茫的暮色中，你嘘起昏花的双眼，站在老屋颓废的檐下，双手抱着龙头拐杖，面对面瓷定定贪婪地望着我，嘟嘟囔囔的不厌其烦地唠叨着，像是给我诉说、嘱托，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说过那么多那么多，好多话我都淡忘了，等我如今再想看见老祖宗你从容的气度，听听老祖宗你句句真言而徐徐回望、慢慢回忆时，你的话便似一首一咏三叹的长歌，越过黄尘漫漫的八百里秦川，穿过一叠叠民俗民情编织的日光流年，像一条被春风解冻的小溪，哗啦啦啦流回到我心中，回荡不息……

第二篇 祭 歌

清明当天，大道小路上满是提着礼篮、烧纸的行人。

若这家的先人逝去不久，头一年的清明格外隆重，亲戚们一定要来齐齐烧香祭奠。嫁出门的姑娘，早早蒸好雪白的大馒头做祭礼。另外，还请了巧手的妯娌，精剪细刻，做成一对糊了“金山银山”的纸扎。清明一大早儿，令自家小儿或老公挑了纸扎，直奔娘屋而来。

娘屋将近，姑娘酝酿了一路的情感，如山洪暴发，滔滔不绝，化作绵绵哭诉。那哭声直冲云霄，听者无不落泪。

“哎，我的个娘哎，你娃再也见不到面的个亲娘哎！你走了，你娃我和谁说话呀？”

“哎，我的个娘哎，你说走就走，丢下你娃我，再也没人管，再也没人爱了呀！”

.....

恰路上也有别家要去祭祖的姑娘，听得人家哭娘，想起自己失爹，同病相怜！这满腔思念，岂有不哭不诉之理？立即掏出一方花手绢儿，微微闭了眼，手绢儿捂住嘴，号啕不止：“哎，我的个爹呀，亲个当当的爹呀，你是家里的旋风柱子嘅，你走了，谁给你娃我顶天立地呀！”

“哎，我的个爹呀，我那受苦受累的爹呀，你狠心撒了手，从今后，谁来给你娃做主呀！”

两厢哭诉，似要一决高低。其实，各有各的百转千回，却都一样诉说不休。也有些个外甥女、侄媳妇，与丧者的门道儿隔了几层，嚎哭的声音就弱了几度。但有些“人精儿”则一样的大放悲声，虽说嚎出来的泪珠粒粒可数。

不过，主家人并不计较，能来祭奠，就是一份难得的情谊。遂一样派女眷前去，搀扶了这哭得摇摇晃晃（因手绢儿捂了半边脸，视线不畅）的素服人儿，去到灵堂前答礼，谢香。

娃他爷，她的公公去世得早，三周年过了，三十周年也过了。

她男人每年清明都去祭坟。像所有祭坟的男丁一样，他不顿足哭诉，绷着脸，不和周遭人说笑。独自一人在腋下夹了几页黄裱纸，几支香烛，一手扛了板锄，锄头柄上挂个袋子，慢腾腾爬上了山。

在娃他爷的坟前，男人手捂着膝盖，硬挺挺跪下来。他从袋子里掏出白酒、献果、香烛、烧纸，摆了、洒了、放了、插了、烧了、埋了。

一切仪式一毕。男人叩头、作揖，一只手抵着地，慢慢躬身爬起来，蹒跚着，给荒草萋萋的坟头，再压两张纸，再拢一拢土，拔一把草。

突然一个闪失，他跌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盯着坟头，摸索出别在腰间的烟袋，徐徐点了，默然抽着，瞅着，眼光就迷离了起来。

黄昏里，他的小孙子站在坡头上呼唤着：“爷——爷——我婆叫你回家吃饭哩！”

男人听了，身子一抖，仿佛刚醒了过来。

男人匆忙收起刚才摆放在坟头上的鲜果，装入袋里，准备拿回家给孙儿吃。自成人后他就知道了，入土的老人们，是吃不到这些

供果的，他们早就化灰归土了。但男人依然会告诉儿孙们，供果是要给埋在土里的老爷爷吃的，就像当年他的老爷爷告诉他一样。

才到坡头儿，男人就遭到孙子的埋怨：“爷哎，你咋这磨蹭呢，天都快黑了！把人肚子饥得就剩下黏皮了。”男人含着笑，将那流着鼻涕，发着脾气的小人儿，一把揽入怀中，吸了吸鼻子，说：“狗娃，爷走不动呀，爷老了！”

一串浑浊的泪，终于滚了出来。

男人进门时，她正盘腿、噓眼，佝坐在炕上剪纸扎，一下，一下，迟迟钝钝、木木讷讷。男人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痴痴缠缠看她、黏她，稀罕她。他径直走到脸盆架前，吝惜地倒出碗大一坨水，喇喇洗手。混着水声，他开了腔：“听说，村东头的来喜他妈（雪青）没了！”

“哦！”

男人用一页干烧纸样的帕子擦手：“她是你的老姊妹，自小一处耍大的，你得过去烧一烧吧？”

“哦！给她剪个银斗子，一阵子就去。”她头也不抬。

男人往外走。她说：“饭在锅里！猪我喂过了！”他“嗯”一声蔫耷耷出去了。灰白的门帘，像疲软的老树叶，在门边一扫，默然飘落了。

“婆，婆，我一辈子跟你吃水席去呀！”门帘裹着一阵风，冲进一个小炭神样的男娃，是她孙子。

“刚才吃了，可又吃呀？”她在小孙子后臀上敲了一记。娃他爸他妈出去外面打工挣钱了，丢下娃给他们老两口儿带。这娃嘴馋，平时没好吃的勾引，绝对叫不到身边来。

娃在村头的小学念书，每天放学后，一个人守着影影绰绰的黑白电视机看动画片。看完了，疯跑出去张狂，到天黑尽了，才泥一身汗一身地回来。衣服还没给剥完呢，娃就歪脖歪颈，斜靠被垛睡

着了。她这时，总控制不住，逮住他美美地亲他一大口。这家伙要是醒着，一定一蹦三尺高，跳跳踢踢地说：“呀！你，你你！……”然后，拽着衣袖猛一阵子搓脸。要不是她突然变脸喝骂一声，估计那半边胖脸蛋儿就要给他刮下来了。

她骂孙子时，恍惚觉着是在骂儿呢。孙子跟儿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那时的她，多英气啊！这才几把香的功夫。

“婆，我今夜跟你坐席，吃香香去呀！”小孙子又猴近来，喜滋滋地缠住她。

“行，等婆剪完这张纸，就引你去！”

小猴子的尖屁股今日特别钝，足足静等了她两炷香时间。

她揭开大柴柜，翻出一块白帕子，顶在头上，捋好头发后，往镜子前凑了一眼。镜子上全是灰，记不清多久没擦了。反正，擦了也看不清。瞄个影子，大概不戴歪就行。她再翻出一方揩眼泪的白绢子——呀，淘洗了多少次，前前后后，沾了多少眼泪，送走了多少个老人、亲人。今日要送的这个，是她平日极要好姐妹哩！今日拿一方绢子哭她一声，明日谁拿绢子哭咱呀？

她的眼泪还说来就来，尤其是快到老姐妹雪青的家门前，听见阵阵哀乐时。她悄悄拽住跑在她前面的小孙子，让他拖着她一只手。天黑透了，她眼睛不好使，腿也不灵便了，娃娃是个贼眼，咋走都跌不到！

她说：我哭呀！

娃说：你哭！

她说：你牵着我。

娃说：啰嗦！

她真的放声哭了。第一声是干嚎，第二声就伤了情，第三声凄惨，第四声她就气欲绝、身欲倒了。霎时间，她分不清哭的是老姐妹雪青，还是哭的是自家。一整下午，她给雪青妹子剪纸扎，一面剪，一面回忆从小到大，年轻到老的好几十年，那时她以为她会伤

心，会哭，偏偏一双老眼干涩涩的。她以为，这些年烟熏火燎，把从前水灵灵的眼窝儿都熬干了，现在却……

“哎呀呀，我的个妹妹呀，咱一搭搭耍，一搭搭嫁，你今日咋狠了心，要把我丢下？”

“哎，我的个妹妹呀，你今日走，明日里埋，后日还有没有人再来？哎呀呀！”

“哎，我的个妹妹啊，可怜的我，再没人陪，谁再和我一搭搭耍呀？谁给我说话呀？”

“哎呀呀，我的个妹妹呀，叫不应的妹妹呀，咱活一世为了个啥，眼一闭啥都没有啦！你咋不把我带上呀，唉昂、昂、昂啊哎！……”她刚哭到雪青妹家的照壁外，就有个通身雪白的孝子女赶上来扶住了她。小孙子颇为老练地挑着银斗子，挤到灯泡下的礼桌前上了（写上）报上他爸的大名儿，算是上了祭礼。旋即，他被主人安排着去“喝汤”（吃饭）坐席了。

那搀扶她的孝子女，拐着她的臂弯，摇晃她：“姨哎，哭几声算了。你们老姐们好了一场，今日你拿了银斗子来祭，已经是‘赢岁岁地’（很高礼节）了，甬了，甬哭了！”

她不听，人家越劝，她越伤情。再不哭，就哭不着了！没想到，几十年的光景这么易打发，才坐了几回月，娶了几个媳妇，添了几个孙子，就把黑发漂成白发，红颜熬成白骨了。

她捂着绢子，哭哭哭。

小孙子坐在席间，吃吃吃。

终于，她哭不动了，往鞋底上揩一把鼻水，跌跌绊绊爬起身，又上了三炷香，看了一眼遗相，擦了一泡泪。脸一抹，招呼孙子跟她回家。主事的人伸手拦住她：“姨，你还没坐席，没‘喝汤’一下呢！”

“不了，不了，老了，吃不动了！比不得娃娃伙，肚子爱饥！”她四下望望，冲席位上招招手，孙子就撅着肚子，蠕动着油嘴，离

了席，听话地偎依到她身边，牵住她的手了。主事的人见拦挡不住，就说几声感谢的客气话，由她婆孙二人高高低低，扭出门去了。

“婆，你咋哭了那么长时间？我都吃了两轮。”孙子伸出两根指头，可惜黑影里看不见。

“仔仔哎，那你吃饱了没？”她问。

“你揣揣（摸摸），小狗狗的肚子溜溜圆呢！”孙子拉住她只见骨头不见肉的手，贴上他的肚子。她左一摸，右一摸，整个人像服了仙丹一样，立等觉得年轻了！当年，她就这样摸过她的儿和女们。现在，摸不着他们了，还好，有个孙子给她摸。她还贪婪地摸呢，却被孙子一把打开了：“噯，你才麻缠（麻烦）得很！把人摸得痒痒酥酥的……”

孙子一言未完，人跑进黑影里不见了。她只听得脚步“咚、咚、咚”，像打桩，像擂鼓，一声声敲打着厚实的地皮，渐渐远了。

她张着两手，茫然在空气里嗦摸了半会儿，禁不住开骂：“嗨，个挨球的货，丢开手就给跑了！”忽地，她想起孙子本是个男娃，遂一个人，独站在黑地里，嘿嘿笑了。